

中国古代牌坊小史

林元亨 著

中国古代牌坊小史

林元亨 著

 中国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牌坊小史 / 林元亨著.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107-0813-8

I. ①中… II. ①林… III. ①牌坊 - 介绍 - 中国 IV. ①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219号

中国古代牌坊小史

林元亨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北京骏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32开

印张：7.5

字数：100千字

印数：3000册

版本：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813-8

定价：24.80元

序 牌坊的边界即故乡

山东邹城孟林和曲阜的孔林，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虬起的柏树和挺立的牌坊。正对孔林大门的万古长春坊六柱五门，制式至尊：云龙石柱，夹抱石鼓的雄狮。坊额两旁尚有盘龙、舞凤、麒麟、骏马等尊贵纹饰，肃穆雄伟。帝王固然可以用六柱五门的牌坊体现世俗的无俦地位，孔夫子也在文化空间静享同等尊严。面对这样的托起蓝天的牌坊，老百姓就往往容易双膝发软……

二零一二年上演的电影《白鹿原》里，祠堂与牌坊成为了两大彰显静止岁月的精神道具。突兀呆立在无垠麦地间的牌坊，不但是历史进程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历尽沧桑的牌坊宛如发布人迹的规标，在低空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大地叙事。

川南，旧时牌坊林立，随处可见。隆昌县、富顺县、荣县、犍为县等地，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每县均有上百座各



一九三七年前后，一群驼队穿过北京玉泉山下的玉泉牌坊。



式牌坊。面对那些功德牌坊或者贞节牌坊，人们并不急于下跪。在炊烟拉低暮色之际，赶路的人逐渐将其当做辨认地界与风俗的“消息树”。因为人们知道，牌坊的边界即故乡。

我的朋友林元亨新近撰写的这本《中国古代牌坊小史》，从南到北，不但梳理了牌坊的种类与分布，而且逐一分析了形成这些建筑特点的审美、心理因素。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切入点，在于元亨采用了微观史学的方法，鲜活而清晰地勾勒了凝聚在牌坊身上的民族、地缘性积淀。

在国内出版界，孔飞力、史景迁等人的著作影响甚大。而现在大陆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等层面。史景迁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将研究视野放在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郑城县，这恰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明证。他很早注意到下层民众与社会的关系，可惜这些富有深意的历史维度并未得到国内史学界的重视。元亨认为，不能仅看到历史文献的表面，而是要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并力图去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牌坊不仅仅是历史建筑，它更多地保有“人与事”，将蕴藏在建筑、雕塑当中的人迹发掘出来。这可能类似于历史碎片、传奇、故事，但历史不正是依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四川，安县大道上的几座牌坊，成为了一道浑厚而质朴的风景。摄影/（美）西德尼·戴维·甘博

靠这些连缀而成的吗？

元亨采用了大量冷僻的历史资料和珍贵的老照片，并辅之以田野考察，尽力在大地上复原这一牌坊叙事。因之，他笔下的牌坊身世，不再是毫无感情的解剖论文，而是一种叙述学的修补术，充分体现了他的微观史学观点和美学趣味。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历史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

种强力的个案踪迹。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建筑空间（牌坊）串联并敞开，宛如铺展在我书案上飞舞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

匈牙利历史学家伊斯特万·兹雅托指出：“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通往四川汶川路上的一座牌坊。

摄影/（美）西德尼·戴维·甘博

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至于由此带来的“碎片化”现象，我们不必担忧研究的“碎片化”，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

一天傍晚，我站在蒲江的田野里。那里是成都平原与山地的交会处，杜鹃的叫声一如蜀籁，将我的视线推向莽野。我看到一座牌坊。大地的黑暗，似乎是从牌坊脚下升起的。牌坊背后，是流星一般的灯火。我不禁想起法国加斯东·巴什拉的话：“窗前的灯是家宅的眼睛。在想象力的领域里，灯从来不照亮户外。”但大地上的牌坊，恰有灯火的反照。

正如元亨叙述：“一切都得从一道门开始。禁锢与欲望，秘密与隐喻，神圣与权力。在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大地上散落如众生的牌坊，终究要被还原成一道最初的门——这个朴素的名词，是个出口，也是一个黑洞。而我们通过它，被一道道牌坊所记载与忽略的身世和命运，由此开始。”

蒋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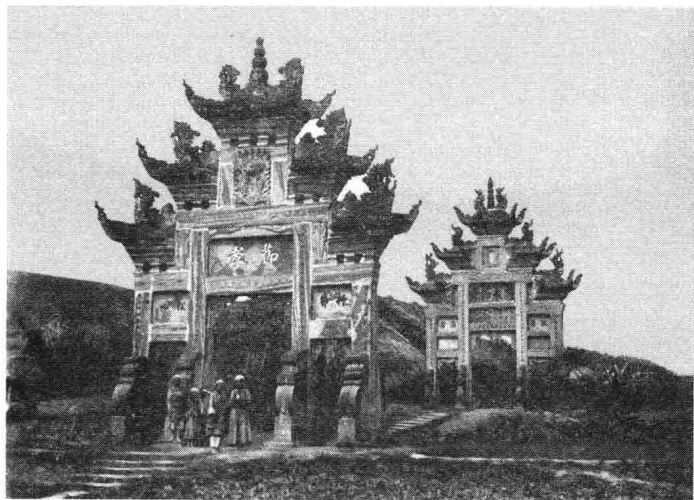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晨光初上于成都九眼桥

楔子 线索

一九零八年的秋天，热爱中国建筑的三十三岁的德国青年恩斯特·柏石曼在四川泸州去自流井的路上，拍下了多幅美丽的照片，其中，有两座精美而充满诗意的节孝牌坊。一百年后，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自贡人，面对这个德国人为故乡拍下的或许是最早的影像，不禁感慨万千。然而，这两座前后相邻的节孝牌坊究竟在哪里呢？我查过资料，问过一些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都毫无结果。

二零零六年，一位网名banjin的民间摄影师循迹年恩斯特·柏石曼之路，重走了当年恩斯特·柏石曼走过的一些地方。然而，他虽然锁定了这两座恩斯特·柏石曼拍下的节孝牌坊大约在自贡仙市、沿滩一带，但他走遍自贡，却并没有发现这两座牌坊究竟（或者说曾经）在哪里？甚至连内江隆昌的专家，也表示没有这样的牌坊。banjin在博客里细述了他费尽周折寻找这两座牌坊但未果的经历：面前这张一百年



一九零八年，四川，从泸州到自流井路上的一座牌坊，所在地址位于今自贡市沿滩区镇犀牛口，为蔡氏节孝双牌坊。摄影/（德）恩斯特·柏石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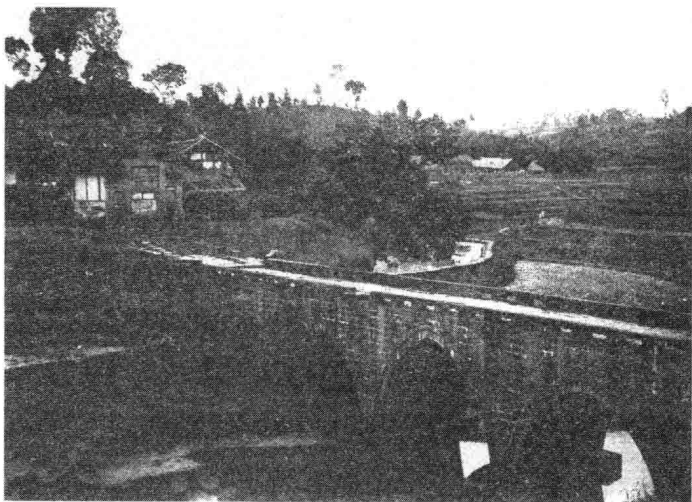
前拍自川南的老照片上面是两座比例的牌坊。这是两座雕刻精美做工讲究的节孝牌坊，扶坊石比一个人还要高，可想它的高大。笔者为了它在自贡、富顺、隆昌一带转摸了很久，也拜访过年届九旬的老人，却没有有人说得清它是哪里的牌坊，皆因当年在川南这种规模的牌坊比比皆是。有人指了的牌坊笔者都去看过了，遗憾的是都不是老照片上的那两座。



一九零八年，四川，自流井的产盐盛况，为当时自贡牌坊的兴盛做了一个很好的背景说明。摄影/（德）恩斯特·柏石曼

另外有两座当年坐落在接官厅也就是现在的自贡火车站的位置，隔着釜溪河和王爷庙遥相呼应，据说也是紧挨着，也是华丽无双的，可惜在修建自贡火车站的时候被拆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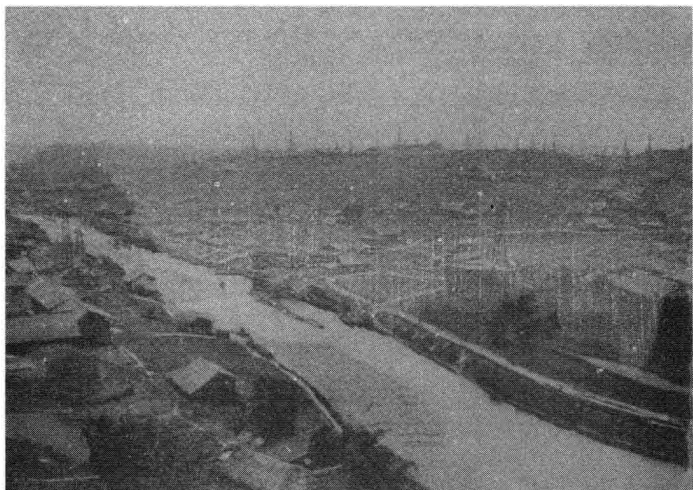
看看它吧，真是精美。如果它已经毁掉了，那么毁它的人会做噩梦么？自贡民盟主委邓先生曾热情地带笔者到他家拜访了他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老人年轻时曾徒步到泸州求



一九零八年，四川，从泸州到自流井路上的一座桥和桥头的寺庙、牌坊。桥、牌坊、寺庙和远处的人家完美地契合在一个农耕的桃源语境里。摄影/（德）恩斯特·柏石曼

学。走的旱路就是经过接官厅经富顺到的泸州。老人思维清晰很健谈，苦的是自贡口音使笔者拾一漏万只能听个大概。老人还谈到了自贡凉高山两座比邻的石坊，于是蜀南寻牌坊之旅就从凉高山开始了。

富顺文管所前所长王老师接待了笔者。关于牌坊他说：富顺原来多牌坊，一场“文化大革命”竟将这“封资修”扫



这张照片是一九零四年来华的加拿大传教士李德良拍下的当时自流井。举目四望，满目的盐井和天车。事实上，当时自贡各地的许多牌坊，正好位于盐业运输往来的各条官道上。摄影/（加拿大）李德良

荡一空。“都没得了，没得了……”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又找来了另一位专管干部，结论是一样的。我指着在街上买来的富顺地图说：“这里不是标着有？”“那个肯定不是这两座，那里是三座。”抱着一线希望我还是去了。可是到了那附近，在张五鱼馆吃午餐时却遍问不着，屋里屋外居然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还有牌坊。拦来拦去居然拦住一自东北吉林支援三线的老人，他就在附近的化工厂工作，还是他这个外地人给指了一条路，附加条件就是我听他“根多”了半天“当年……”。撕落落告别了老人，急忙忙奔了江边，其实这里已经算不得是路了，被挖得千疮百孔。下到很深的沟里，走过田间阡陌，终于见到了三座牌坊，看来它们的命运也是不佳。

隆昌“牌坊街”，相信凡是在四川找牌坊的人都会听说这个地名。无亲无故的笔者来到隆昌先奔了文体局，它在体育馆楼下。由于是休息日，只有一值班老头。他电话找了主管副局长郑论，郑副局长又指派了一位近期负责统计牌坊打造“牌坊县”的年轻人杨军来接待我们。

据杨军说，隆昌原有六十九座牌坊，“文革”中大多数被毁。现修复了十七座，不过多数是单匾式的，每一座他都熟悉。老照片里面的那两座后面的一座是双匾式的，这样两座在一起的是绝对没有的。无奈，我们只得在城里逛逛著名的牌坊街了。这里正在大动土木建造一条“牌坊街”，口号是“三横三竖一古镇，六碑六牌一千年”。招商局售楼处火爆开张，对古镇而言真不知是福还是祸。

在写作此书中，我发现一九二六年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的陈谋德，在二零零三年出版的《古风·老牌坊》一书的引言中也曾充满游子之情地回忆了孩提记忆中的自贡牌坊，但他并没有提到那两座牌坊：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家乡四川自贡市上的小学，原来是一座祠堂，高高的台阶上矗立着高大的门楼，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牌坊。上初中时走过的街道、商店高高低低，而途中的西秦会馆却巍然高耸、玲珑瑰丽，如鹤立鸡群，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乡间弯弯的石板路上，连续经过几座有三道门的石牌坊，上面刻着“圣旨”、“贞节”等字样，当时还不大理解它的含义，只是感到牌坊的形态很优美。后来学校组织旅行，经过富顺县时又看到文庙中一列三座古朴的石坊“棂星门”，精雕细刻，令人赞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自贡上小学的陈谋德，应该看见过恩斯特·柏石曼曾经充满激动比仰望过的那两座美轮美奂的牌坊——如果，那两座牌坊真的在自贡的话。然而，那两座前后相邻的节孝牌坊究竟在哪里呢？二零一一年，我拿着这张照片，开始了在家乡自贡的寻访。意想不到的，经过一些老人的指认，他们确认，这两座牌坊其实是在自贡沿滩场